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

冯至等著 译玉培译

0.18

6

研究所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

〔越南民主共和国〕鸿章等著

譚 玉 培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Hông Chu'ong
Bảo vệ nguyên tắc tính Đảng trong văn học
本书根据 Học Tập 1958 (Số I,3) VĂN NGHỆ
1958 (Số IO) 年版本譯出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則

原著者 [越南民主共和国] 鴻 章等
翻譯者 譚 玉 培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3/4 字数: 54,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 10078·1294

定价: (九) 0.26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集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三篇战斗性很强的文艺論文。第一篇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从正面阐明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要求作家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要在党的领导下，与群众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群众的劳动生活和斗争生活，从而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好作品。其他两篇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和为坚决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而斗争则是针对“人文-佳品”反动集团的罪行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驳斥。本书可以使我們了解越南文艺界如何跟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展开激烈斗争的情况。

目 次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	1
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	15
为坚决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而斗争	52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

鴻 章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对讀者常会有强烈的吸引力。自古以来，阶级社会常利用文学的吸引力来保卫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实质上，每篇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描写生活。反之，社会主义的作家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映生活的。高尔基说：“工人阶级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严峻的，他们不把它看作别的东西，只把它看作拥护他们或反对他们的一种武器。”^①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有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出文学的阶级性，换言之，体现出文学的党性。因为党性就是阶级性发展到最高的阶段。

很久以前，列宁就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他说：“党性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②当然，剥削阶级的文学也有它的党性。可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们不敢公开地提到党性，正如他们不敢提到他们的文学倾向一样，相反，他们还找寻种种方法来掩盖它，企图蒙骗人民。马克思列宁在文学，却公开地谈到新文学的党

性；對他們來說，這樣做法是有利而無弊的，因為這樣，他們可以武裝人民的思想來反對階級敵人。

新文學的党性要求作家公開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立場上。要求作家用他們的作品來忠誠地為勞動群眾服務；要求作家在從事文藝批評中要服從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治路線。要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人民。當然，要想這樣做，作家本身要有工人階級的世界觀，要在黨的領導下與群眾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繫，要積極參加群眾的勞動生活和鬥爭生活。生活在我們社會制度下的作家應該要自覺地努力使自己成為勞動隊伍里的積極分子，一心一意地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感受勞動人民所感受的東西，渴望勞動人民所渴望的東西，把自己的歡樂和仇恨跟勞動人民的歡樂和仇恨融化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要跟勞動人民同命運，共呼吸。只有這樣做，他們才能深刻和全面地反映出現實社會的生活，才能為勞動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務。除了這條路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道路。有些作家認為不需要這樣做也可以為勞動人民服務。有這種錯誤思想的人如果不是他們想故意遮掩他們反對自己所不喜歡的社會的野心，就是因為中了資產階級的毒素而不自覺。

仇恨社會主義的人經常大吵大嚷，他們說文學中的党性是一種“束縛”人的東西。一些受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影響的作家也有這種想法。理所當然，對那些忠誠於剝削階級

① 見高爾基著：年青的文學及其任務一文。

② 引文錄自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一卷，第379頁。——譯者注

的作家來說，如果要他們遵循工人階級的党性原則，那他們當然會覺得這是“束縛”；相反，如果是剝削階級的党性，那就用不着叫他們，他們也會樂意地遵循的。問題不在“束縛”或是“不束縛”，而是每個作家在自己的事業裏面想真正地站在哪一個立場上的問題，到底想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呢，還是站在剝削階級那一面？所以，對於那些自覺自願為勞動人民利益服務的作家來說，儘管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他們也同樣需要和同樣可能把握文學中的党性原則，党性實際上是他們的一種要求。赫魯曉夫同志說得很對：“党性對任何人說來，都不是一種累贅，如果這個党性是從他的信仰的實質出發的話。”^①

党性原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是所有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礎。能夠把握党性原則，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解決在建設我們的文學基礎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討論文學問題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党性原則。

*

*

*

文學反映生活。要想反映得正確，就需要有正確的看法。對生活來說，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同，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世界上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最美好的，因此，他們就致力於在自己的祖國實現社會主義。相反，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就非常仇恨這種制度，認為它是“獨裁”，是

① 引文錄自新華半月刊社出版的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四期，第122頁，赫魯曉夫答“合眾社”記者夏皮羅問（美國合眾社駐莫斯科首席記者夏皮羅，請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接見他。十一月十四日赫魯曉夫接見了這個美國記者，並且同他進行了談話）——譯者注

“非人道”，是“踐踏人性”的。中国的劳动人民认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等等运动是好事情，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美好的、灿烂的；相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认为这种种运动全是糟得很，錯誤得很，中国的现状凄凉惨淡得很。在我们国家里，有觉悟的劳动人民认为尽管我们还有许多困难，但解放后在北方的生活要比以前好得多，北方的制度是美好的；相反，地主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们（以及那些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人）却认为北方的生活是今不如昔，北方的社会制度是丑恶的、晦暗的。这种对事物的不同的评价，并不是出于偶然的，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获得了成功，在中国，社会主义也获得了成功，此外，在我们的北方，取消了土地的封建所有制，限制了资产阶级消极的一方面，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从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建设，上述这些措施都是符合苏联、中国和越南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可是，这却又不符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越南的地主阶级和反动分子的“胃口”。因此，劳动人民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剥削阶级和受到他们思想影响的人却又有不同的看法。

在阶级社会里，作家不属于这个阶级就属于另外一个阶级，不受这个阶级的影响就受另一个阶级的影响。作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而只能是“站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来评价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生活在我国制度下的作家，要求那些以服务于劳动人民作为生活目的的人，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北方的实际情况，要具有劳动人民的正确的看法，来忠实反映出正在前进的

北方的生活。可是，在目前，一部分作家却认为在建设我们新生活的作品中，主要的是错误而不是成绩。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在北方，“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丑恶的事情比美好的事情来得多”。因为他们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错误是主要的，所以，一部分作家争先地去找错误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以描写错误和丑恶来作为作品真实性的标准。我国目前，在北方的生活中，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可是，成绩是主要的，进步是正面的，好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是美好的。不管情况如何也无法改变这种本质。当我们把革命工作，当我们拿成绩和优点来跟错误和缺点作比较，和评价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列宁曾经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就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

剝削者少數的一千個，一百萬個‘沒有錯誤的’成就，在欺哄勞動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為工人和農民只有通過這樣一些錯誤，才能學會建設新生活，才能學會不要資本家而獨立進行管理，才能給自己打通一條通過千萬重障礙而到達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①

對我們來說，關於階級立場和革命勇氣問題，列寧的金石之言，確實是給我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上述那些主張去尋找錯誤和丑惡事物以便在作品中大事渲染的作家，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存着丑惡的反對我們社會制度的心理之外，其餘的大多數人全是由于立場不穩，思想方法有偏差，和對北方目前的實際情況存在着錯誤的看法。我們從來也不把這些作家跟懷有惡意的人混為一談，我們相信他們只是由於一時的錯誤，而且，總有一天，他們會重新回到革命作家的隊伍中來，站在原來的正確的位置上。同時，人民也希望他們早點明白列寧的指示，看清他們的錯誤行為，不讓那些惡毒分子繼續利用他們來掩飾自己的惡毒言行。

在我們的社會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是正在健康地成長的新社會的產品，黑暗的一面是已經被打倒的舊社會的殘余。所以，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它在日益發展，在擊退黑暗的一面。光明是目前我國北方社會的真實生活的正面。真實的文學不能不反映這種客觀的現實。當真實的文學描寫黑暗的一面時，也不能孤立地離開光明的

① 引文錄自北京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 53—54 頁。——譯者注

一面来描写，只有从它对光明的实际关系中来描写黑暗，在跟光明一面的对比之下来描写黑暗，这才算得是对我们目前的真实生活忠诚。

那些专门搜寻黑暗面的人，他们在我们革命工作中寻找错误，寻找缺点，他们常常把罪恶嫁祸于描写光明面的人，把新制度的成绩说成是“粉饰”，而相反，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在抹黑。在这里应该清楚指出：实际上粉饰和歌颂新社会的光明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绝不能混为一谈。粉饰的意思是只讲好的事情，把事情当做十全十美，并不让读者看到在新制度的好的（也就是主要的）一面的旁边，仍然存在着不好的，或者是还不算怎样好、怎样美的事物。不让读者看见不断向前发展的新制度是好的、是美的与不好的不美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斗争中好的、美的一面逐渐取得胜利，而把不好的、不美的渐渐击退。因此，实际上，我们谁也不赞成用粉饰的方法来描写。至于歌颂新制度的光明面却是一件正确和迫切的工作，正确的理由是因为光明面是新制度的主要面，迫切的理由是这样做才能提高劳动人民的信仰和决心，才能使他们为光明面的加速发展，为黑暗面的加速消灭而进行忘我奋斗，为新制度的全胜而奋斗。那些真心真意爱护新制度的作家，如果不用自己的才能去歌颂这个新制度的光明面，不尽力使得新制度早获胜利，那他还有什么好做的呢？

我们反对在文学中粉饰的倾向，同时我们也反对抹黑的倾向，可是，在这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粉饰的倾向是乐观精神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人民的胜利面前的一种表现；至于抹黑的倾向却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不

滿的表現。如果說粉飾的傾向是一個缺點，那麼抹黑卻是一種罪惡。在我們目前的文藝實際情況中，應該把反對抹黑的傾向作為主要的任務，因為在目前，這種傾向對我們北方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對鞏固北方，使它成為穩固的基地，以便實行統一祖國的事業會有直接妨礙。在防止抹黑傾向的同時，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防止粉飾的傾向。

一部分作家常常提出借口，以便去搜尋丑惡的事情，他們認為在我們生活中，黑暗是真實的事情。按照這些作家的說法，所謂真實就是描寫我們社會的黑暗面。

他們說什麼應該“對良心忠誠”，“對感受忠誠”，“怎樣想就怎樣寫”，“怎樣感受就怎樣寫”等等。他們認為描寫我們人民的偉大勝利和我們黨的偉大成就就是捏造。按照他們的看法，文學只有搜尋和“批判”缺點的任務，只講生活里丑惡的一面，而不應該提到任何美好的一面或任何成績。他們不遺余力地詆毀別人錯誤地認為文學對勞動人民的利益忠誠，文學表揚在黨領導下，由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新制度是不真實的，只有那抹煞勞動人民的偉大事業，污蔑黨的領導工作的“文學”才是“真實”。在勞動人民建設新生活的事業中，成績和勝利是主要的一面，可是也有阻礙和困難。在黨的領導工作中，正確和優點是基本的，可是也有錯誤和缺點。正因為這樣，從過去到現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來也不提倡在我們的共同事業中，在錯誤和困難面前，作家應該閉上眼睛。相反，它要求作家應該深入地描寫和指出生活中的矛盾，體現出為了爭取勞動群眾將來的光明美好生活而進行的艱苦複雜的鬥爭的本質，借以教育人民和促進社會發展。這裡的主要問題是作家

的態度問題，作家是站在哪一個立場上來描寫錯誤和缺點，他描寫錯誤和缺點是為了什麼目的。作家是否從保衛新制度和鞏固黨的領導這個利益出發來描寫錯誤和缺點，或者相反，只是為了對新社會，對我國正在出現的社會主義表示冷淡態度，表示不滿意，不親善，蓄意敵視新的現實，和企圖削弱黨的領導而從事寫作。

真實問題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主要問題，當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向這個問題進攻的時候，他們常常用那種在真實的概念周圍放出一層“超階級”的煙幕的戰術。在我們國家里，也是一樣。他們煞有其事地叫嚷着：“要做一個真實的人”，也就是說，“愛什麼就只管說愛什麼，憎什麼就只管說憎什麼”。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在階級社會里，愛憎有階級性，真誠或不真誠也是有階級性的。那些屬於不同階級的人，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對於真實問題也就有不同的認識。那些揚言提倡“真實”之徒，常常害怕提到立場問題，就象螳螂害怕亮光一樣。他們說：“寫詩寫文章用不着提出立場問題；正象愛一個人不應該立刻提出立場問題一樣。”不需要講立場事實上也就是一個明顯的立場。那是文藝不需要服從工人階級政治的立場，文藝不需要為工农兵服務，文藝不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文藝脫離革命利益，脫離黨的領導的立場。

我們堅決反對那種危險的“真誠”。工人階級文學中的党性要求作家做到：他所反映的那一種真實便是勞動人民心中的真實。這種党性要求作家講出勞動人民的声音，作家要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跟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換言之，它要求作家要在為勞動人民利益服務的立場上來描寫真實。這

种真实是与客观实际符合，与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社会符合的，除了这种真实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真实可言。因此，文学中的党性及文学中的真实性是一致的。

*

*

*

工人阶级文学中的党性要求新文学对周围事物有明显的态度。文学有两种态度：歌颂态度和暴露态度。新文学暴露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指出他们的残暴和野蛮行为，讲出对他们的仇恨心，指出他们那无法避免的衰亡，以此来动员劳动人民坚决起来打倒压迫和剥削制度，自求解放和建立新的生活。至于对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事业，新文学就无法不歌颂。可是目前在我国，有一部分作家却主张“文学不歌颂”，因为按照他们的意思，“自古以来作家就是反对现状的人”。文学不歌颂，也就等于文学对人民、对人民的事业不表示态度。可是，不表示态度事实上也是一种态度。那就是冷漠的态度，不满的态度，甚至有时是敌视人民，敌视人民事业的态度。所以那些作家自然主张“文学不歌颂”，常常专事描写新社会中的黑暗面。这跟旧制度下面的进步作家为了反对现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和劳动人民一起为新制度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事业不同，我们的那些“英雄好汉”主张反对已经获得解放的北方和正在越过多少困难险阻来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现状”，主张反对那正由劳动人民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来建设和巩固的我们北方的“现状”！

新文学要不要歌颂？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应当赞扬歌颂。”在另外一段中，毛泽东同志又说：“一切危害人民群

众的黑暗势力必需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需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① 长征同志也说过：“来歌颂劳动群众中和爱情中的，在集体生活和在私生活中的，在工作关系中和在家庭友谊关系中的新人吧，这些人朴素、普通，但又极其勇敢，他们在革命、在抗战中得到了锻炼，而今天正在拿出全部力量来使我们祖国日益富强，使我们的江山日益美丽。”^② 因此，歌颂是革命文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当然，新文学必须把这一任务做得深，做得透，做得生动，而不是泛泛其谈，对它冷漠，或者只是表面化。

歌颂人民，歌颂人民的事业，歌颂人民的党是一个高贵的任务，是革命者的光荣任务，这里面绝不会存在着任何卑贱的成分。只有那些革命的敌人才憎恨这种歌颂，和污蔑它是卑贱的。只有那些在人民的成就和胜利，在党的成就和胜利之前无动于衷的人才认为不应该歌颂人民，歌颂党。“主张”不“歌颂”的人，实际上他们正在歌颂；他们不歌颂人民，不歌颂党，可是他们却歌颂他们“自己”的衰败的事物。

歌颂人民并不意味着新文学不批评错误和缺点。人民也有错误和缺点。在斗争的过程中，人民不断地在改造。新文学应该反映这种改造过程。新文学不是要搜寻人民的错误和缺点以便来嘲笑他们，正如一部分作家所做的那样。新文学批评错误和缺点是为了消灭错误和缺点，使得制度更加完美。在我国内，有一些人借口学习苏联伟大诗人马耶可夫斯基来

① 见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见长征著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民族文艺的繁荣而奋斗。

打击新制度。他們不明白或者是不愿意明白，馬耶可夫斯基之所以偉大是因为他无情地攻击社会主义的敌人和热烈地歌頌人民的事业，热烈地歌頌社会主义。馬耶可夫斯基这样写：“世界是美丽的，生活也是美丽的！”馬耶可夫斯基的这句话，反映出在充滿了創造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愉快生活的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對他們自己的事业充滿了胜利的信心。上述的那些人，尽管自称是模仿馬耶可夫斯基，而事实上是在背叛馬耶可夫斯基。目前，在我国也有一些人不能够辨别或者是不愿意辨别我們目前文学中的批評文学或詩歌跟革命前旧文学中的批評文学或詩歌的不同。革命前的进步文学，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部分是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这是因为在当时来说，黑暗面是主要的。解放前，黑暗是北方旧的社会の本質，正如目前南方的社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文学一定要反映在当时是主要的黑暗面，以便多增一份力量来跟当时的剝削階級統治者进行斗争。在我們目前的新制度下就絕對不能够这样，正如上面所說，在新制度下面，光明是主要的一面。我們的文学應該主要地說出好的一面，也就是我們制度的正面，同时也應該提到丑恶的一面，跟它作斗争，以便帮助好的成长。提到錯誤和缺点是需要的，可是应当注意几点：一，不能有錯誤的看法，二，不能夸大，三，指出錯誤和缺点是为了要改正它，而不是为“图一时的痛快”。唯有这样，新文学才能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

* * *

我們的新文学是工人階級劳动人民事业中的一部分。我們的新文学是工人階級劳动人民的文学，是为工人階級劳动